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那騙寶貝

卻說那兩個小妖將假葫蘆拿在手中，爭看一會，忽擡頭不見了行者。伶俐蟲道：「哥啊，神仙也會打詭語。他說換了寶貝，度我等成仙，怎麼不辭就去了？」精細鬼道：「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，他敢去得成？拿過葫蘆來，等我裝裝天，也試演試演看。」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，撲的就落將下來。慌得個伶俐蟲道：「怎麼不裝？不裝？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，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？」精細鬼道：「不要胡說，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，怎生得出？拿過來，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裝了看。」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，口中念道：「若有半聲不肯，就上靈霄殿上，動起刀兵。」念不了，撲的又落將下來。兩妖道：「不裝，不裝，一定是個假的。」正嚷處，孫大聖在半空裡聽得明白，看得真實，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，緊要處走了風汛，將身一抖，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，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。精細鬼道：「兄弟，拿葫蘆來。」伶俐蟲道：「你拿著的。」「天呀！怎麼不見了？」都去地下亂摸，草裡胡尋，吞袖子，揣腰間，那裡得有？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：「怎的好？怎的好？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，教拿孫行者。今行者既不曾拿得，連寶貝都不見了，我們怎敢去回話？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。怎的好！怎的好！」伶俐蟲道：「我們走了罷。」精細鬼道：「往那裡走麼？」伶俐蟲道：「不管那裡走罷。若回去說沒寶貝，斷然是送命了。」精細鬼道：「不要走，還回去。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，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。他若肯將就，留得性命；說不過，就打死，還在此間。莫弄得兩頭不著。去來，去來。」那怪商議了，轉步回山。

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，又搖身一變，變作蒼蠅兒，飛下去，跟著小妖。你道他既變了蒼蠅，那寶貝卻放在何處？如丟在路上，藏在草裡，被人看見拿去，卻不是勞而無功？他還帶在身上。帶在身上啊，蒼蠅不過豆粒大小，如何容得？原來他那寶貝，與他金箍棒相同，叫做如意佛寶，隨身變化，可以大，可以小，故身上亦可容得。

他嘍的一聲飛下去，跟定那怪。不一時，到了洞裡。只見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裡飲酒，小妖朝上跪下。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，側耳聽著。小妖道：「大王。」二老魔即停杯道：「你們來了？」小妖道：「來了。」又問：「拿著孫行者否？」小妖叩頭，不敢聲言。老魔又問，又不敢應，只是叩頭。問之再三，小妖俯伏在地：「赦小的萬千死罪，赦小的萬千死罪。我等執著寶貝，走到半山之中，忽遇著蓬萊山一個神仙。他問我們那裡去，我們答道：『拿孫行者去。』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，他也惱他，要與我們幫工。是我們不曾叫他幫工，卻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，與他說了。那神仙也有個葫蘆，善能裝天。我們也是妄想之心，養家之意：他的裝天，我的裝人，與他換了罷。原說葫蘆換葫蘆，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。誰想他仙家之物，近不得凡人之手。正試演處，就連人都不見了。萬望饒小的們死罪。」

老魔聽說，暴躁如雷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這就是孫行者假裝神仙騙哄去了。那猴頭神通廣大，處處人熟，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，騙去寶貝。」二魔道：「兄長息怒。叵耐那猴頭著然無禮，既有手段，便走了也罷，怎麼又騙寶貝？我若沒本事拿他，永不在西方路上為怪。」老魔道：「怎生拿他？」二魔道：「我們有五件寶貝，去了兩件，還有三件，務要拿住他。」老魔道：「還有那三件？」二魔道：「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，那一條幌金繩，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裡收著哩。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吃唐僧肉，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。」老魔道：「差那個去？」二魔道：「不差這樣廢物去。」將精細鬼、伶俐蟲一聲喝起。二人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，打也不曾打，罵也不曾罵，卻就饒了。」二魔道：「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、倚海龍來。」二人跪下，二魔吩咐道：「你卻要小心。」俱應道：「小心。」「卻要仔細。」俱應道：「仔細。」又問道：「你認得老奶奶家麼？」又俱應道：「認得。」「你既認得，你快早走動，到老奶奶處，多多拜上，說請吃唐僧肉哩；就著帶幌金繩來，要拿孫行者。」

二怪領命疾走。怎知那行者在傍，一一聽得明白。他展開翅，飛將去，趕上巴山虎，釘在他身上。行經二三里，就要打殺他兩個。又思道：「打死他，有何難事？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索，又不知住在何處，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。」好行者，嘍的一聲，躲離小妖，讓他先行有百步。卻又搖身一變，也變做個小妖兒，戴一頂狐皮帽子，將虎皮裙子倒插上來勒住，趕上道：「走路的，等我一等。」那倚海龍回頭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好哥啊，連自家人也認不得？」小妖道：「我家沒有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沒我？你再認認我。」小妖道：「面生，面生，不曾相會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你們不曾會著我，我是外班的。」小妖道：「外班長官，是不曾會。你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吃唐僧肉，教他就帶幌金繩來，拿孫行者。恐你二位走得緩，有些貪頑，誤了正事，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。」

小妖見說著海底眼，更不疑惑，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。急急忙忙，往前飛跑，一氣又跑有八九里。行者道：「忒走快了些。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？」小怪道：「有五六里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還有多遠？」倚海龍用手指道：「烏林子裡就是。」行者擡頭見一帶黑林不遠，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裡外。卻立定步，讓那小怪前走。即取出鐵棒，走上前，著腳後一刮。可憐忒不禁打，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。卻拖著腳，藏在路傍深草科裡。即便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變做個巴山虎，自身卻變做個倚海龍。假裝做兩個小妖，逕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。這叫做七□二變神通大，指物騰那手段高。

三五步，跳到林子裡。正找尋處，只見有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，不敢擅入。只得洋叫一聲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，將那半扇兒開了，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裡差來請老奶奶的。」女怪道：「進去。」到了二層門下，閃著頭，往裡觀看，又見那正當中坐著一個老媽媽兒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雪鬢蓬鬆，星光晃亮。臉皮紅潤皺文多，牙齒稀疏神氣壯。貌似花殘霜裡色，形如松老雨餘顏。頭纏白練攢絲帕，耳墜黃金嵌寶環。

孫大聖見了，不敢進去，只在二門外伴著臉，脫脫的哭起來，你道他哭怎的，莫成是怕他？就怕也便不哭，況先哄了他的寶貝，又打死他的小妖，卻為何而哭？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，就燂了七八日，也不曾有一點淚兒。只為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，他就淚出痛腸，放眼便哭。心卻想道：「老孫既顯手段，變做小妖，來請這老怪，沒有個直直的站了說話之理，一定見他磕頭才是。我為人做了一場好漢，止拜了三個人：西天拜佛祖；南海拜觀音；兩界山師父救了我，我拜了他四拜。為他使碎六葉連肝肺，用盡三毛七孔心。一卷經能值幾何？今日卻教我去拜此怪。若不跪拜，必定走了風汛。苦啊！算來只為師父受困，故使我受辱於人。」

到此際也沒及奈何，撞將進去，朝上跪下道：「奶奶磕頭。」那怪道：「我兒，起來。」行者暗道：「好好好，叫得結實！」老怪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平頂山蓮花洞，蒙二位大王有令，差來請奶奶去吃唐僧肉，教帶幌金繩，要拿孫行者哩。」老怪大喜道：「好孝順的兒子。」就去叫擡出轎來。行者道：「我的兒啊，妖精也擡轎？」後壁廂即有兩個女怪擡出一頂香藤轎，放在門外，掛上青絹緯幔。老怪起身出洞，坐在轎裡。後有幾個小女妖捧著減粧，端著鏡架，提著手巾，托著香盒，跟隨左右。那老怪道：「你們來怎的？我往自家兒子去處，愁那裡沒人伏侍，要你們去獻勤塌嘴？都回去，關了門看家。」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，止有兩個擡轎的。老怪問道：「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？」行者連忙答應道：「他叫做巴山虎，我叫做倚海龍。」老怪道：「你兩個前走，與我開路。」行者暗想道：「可是晦氣，經倒不曾取得，且來替他做皂隸。」卻又不敢抵強，只得向前引路，大四聲喝起。

行了五六里遠近，他就坐在石崖上，等候那擡轎的到了，行者道：「略歇歇如何？壓得肩頭疼啊。」小怪那知甚麼訣竅，就把轎子歇下。行者在轎後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，變做一個大燒餅，抱著啃。轎夫道：「長官，你吃的是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好說。這遠的路，來請奶奶，沒些兒賞賜，肚裡饑了，原帶來的乾糧，等我吃些兒再走。」轎夫道：「把些兒我們吃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來麼，都是一家人，怎麼計較？」那小妖不知好歹，圍住行者，分其乾糧。被行者掣出棒，著頭一磨：一個擡著的，打得稀

爛；一個擦著的，不死還哼。那老怪聽得人哼，轎子裡伸出頭來看時，被行者跳到轎前，劈頭一棍，打了個窟窿，腦漿迸流，鮮血直冒。拖出轎來看處，原是個九尾狐狸。行者笑道：「造孽畜，叫甚麼老奶奶。你叫老奶奶，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是。」

好猴王，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，籠在袖裡，歡喜道：「那潑魔縱有手段，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。」卻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、倚海龍；又拔兩根變做兩個擡轎的；他卻變做老奶奶模樣，坐在轎裡。將轎子擡起，逕回本路。

不多時，到了蓮花洞口，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道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：「巴山虎、倚海龍來了？」毫毛道：「來了。」「你們請的奶奶呢？」毫毛用手指道：「那轎內的不是？」小怪道：「你且住，等我進去先報。」報道：「大王，奶奶來耶。」兩個魔頭聞說，即命排香案來接。行者聽得，暗喜道：「造化，也輪到我為人了。我先變小妖，去請老怪，磕了他一個頭；這番來，我變老怪，是他母親，定行四拜之禮，雖不怎的，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。」好大聖，下了轎子，抖抖衣服，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。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擡入門裡。他卻隨後徐行，那般嬌嬌啻啻，扭扭捏捏，就像那老怪的行動，逕自進去。又只見大小群妖，都來跪接。鼓樂簫韶，一派響亮；博山爐裡，靄靄香煙。他到正廳中，南面坐下。兩個魔頭，雙膝跪倒，朝上叩頭，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拜揖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起來。」

卻說豬八戒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了一聲。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好啊，吊出笑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，我笑中有故。」沙僧道：「甚故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，就要蒸吃。原來不是奶奶，是舊話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甚麼舊話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弼馬溫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是他？」八戒道：「彎倒腰，叫『我兒起來』，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。我比你吊得高，所以看得明也。」沙僧道：「且不要言語，聽他說甚麼話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那孫大聖坐在中間，問道：「我兒，請我來有何事幹？」魔頭道：「母親啊，連日兒等少禮，不曾孝順得。今早愚兄弟拿得東土唐僧，不敢擅吃，請母親來獻獻生，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唐僧的肉，我倒不吃。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，可割將下來，整治整治，我下酒。」那八戒聽見慌了道：「遭瘟的，你來為割我耳朵的，我喊出來不好聽啊。」

噫！只為馱子一句通情話，走了猴王變化的風。那裡有幾個巡山的小怪，把門的眾妖，都撞將進來，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！孫行者打殺奶奶，他來取耶。」魔頭聞此言，那容分說，掣七星寶劍，望行者劈面砍來。好大聖，將身一幌，只見滿洞紅光，預先走了。似這般手段，著實好耍子。正是那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。

說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，眾群精啞指搖頭。老魔道：「兄弟，把唐僧與沙僧、八戒、白馬、行李都送還那孫行者，閉了是非之門罷。」二魔道：「哥哥，你說那裡話？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，施這計策，將那和尚都攝將來。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，就俱送還他，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，豈大丈夫之所為也？你且請坐勿懼。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，我雖與他相會一場，卻不曾與他比試。取披掛來，等我尋他交戰三合。假若他三戰勝我不過，唐僧還是我們之食；如三戰我不能勝他，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。」老魔道：「賢弟說得是。」教取披掛。

眾妖擡出披掛，二魔結束齊整，執寶劍，出門外，叫聲：「孫行者，你往那裡走了？」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裡，聞得叫他名字，急回頭觀看，原來是那二魔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鳳盔欺臘雪，身披戰甲幌鑽鐵。
腰間帶是蟒龍筋，粉皮靴勒梅花摺。
顏如灌口活真君，貌比巨靈無二別。
七星寶劍手中擎，怒氣沖霄威烈烈。

二魔高叫道：「孫行者，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，我饒你唐僧取經去。」大聖忍不住罵道：「這潑怪物，錯認了你孫外公。趕早兒送還我師父、師弟、白馬、行囊，仍打發我些盤纏，往西走路；若牙縫裡道半個『不』字，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，也免得你外公動手。」二魔聞言，急縱雲，跳在空中，掄寶劍來刺；行者掣鐵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在半空中，這場好殺：

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棋逢對手難藏興，將遇良才可用功。那兩員神將相交，好便似南山虎鬥，北海龍爭。龍爭處，鱗甲生輝；虎鬥時，爪牙亂落。爪牙亂落撒銀鈎，鱗甲生輝支鐵葉。這一個翻翻復復，有千般解數；那一個來來往往，無半點放閑。金箍棒，離頂門只隔三分；七星劍，向心窩惟爭一躍。那個威風逼得斗牛寒，這個怒氣勝如雷電險。

他兩個戰了有三回，不分勝負。

行者暗喜道：「這潑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。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，卻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，可不誤了我的工夫？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，多少是好？」又想到：「不好，不好。常言道：『物隨主便。』倘若我叫他不答應，卻又不誤了事業？且使幌金繩扣頭罷。」好大聖，一隻手使棒，架住他的寶貝；一隻手把那繩執起，刷喇的扣了魔頭。

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咒，有個鬆繩咒。若扣住別人，就念緊繩咒，莫能得脫；若扣住自家人，就念鬆繩咒，不得傷身。他認得是自家的寶貝，即念鬆繩咒，把繩鬆動，便脫出來，反望行者拋去，卻早扣住了大聖。大聖正要使「瘦身法」，想要脫身，卻被那魔念動緊繩咒，緊緊扣住，怎能得脫？褪至頸項之下，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。那怪將繩一扯，扯將下來，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。行者頭皮兒也不曾紅了一紅。那魔道：「這猴子，你這等頭硬，我不砍你；且帶你回去，再打你。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拿你甚麼寶貝，你問我要？」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，卻將那葫蘆、淨瓶都搜出來。又把繩子牽著，帶至洞裡道：「兄長，拿將來了。」老魔道：「拿了誰來？」二魔道：「孫行者。你來看，你來看。」老魔一見，認得是行者，滿面喜笑道：「是他，是他。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上耍子。」真個把行者拴住，兩個魔頭卻進後面堂裡飲酒。

那大聖在柱根下爬蹉，忽驚動八戒。那馱子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哥哥啊，耳朵吃不成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可吊得自在麼？我如今就出去，管情救了你們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本身難脫，還想救人。罷罷罷，師徒們都在一處死了，好到陰司裡問路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胡說，你看我出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看你怎麼出去？」那大聖口裡與八戒說話，眼裡卻抹著那兩個妖怪。見他在裡邊吃酒，有幾個小妖拿盤拿盞，執壺釀酒，不住的兩頭亂跑，關防的略鬆了些兒。他見面前無人，就弄神通：順出棒來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個純鋼的銼兒；扳過那頸項的圈子，三五銼，銼做兩段。拔開銼口，脫將出來。拔了一根毫毛，叫變做一個假身，拴在那裡。真身卻幌一幌，變做個小妖，立在旁邊。八戒又在梁上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拴的是假貨，吊的是正身。」老魔停杯便問：「那豬八戒吆喝的是甚麼？」行者已變做小妖，上前道：「豬八戒攛道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，他不肯走，在那裡吆喝哩。」二魔道：「還說豬八戒老實，原來這等不老實，該打二回多嘴棍。」

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。八戒道：「你打輕些兒；若重了些兒，我又喊起，我認得你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變化，也只為你們，你怎麼倒走了風息？這一洞裡妖精，都認不得，怎的偏你認得？」八戒道：「你雖變了頭臉，還不曾變得屁股，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？我因此認得是你。」行者隨往後面，演到廚中，鍋底上摸了一把，將兩臀擦黑，行至前邊。八戒看見，又笑道：「那個猴子去那裡混了這一會，弄做個黑屁股來了。」

行者仍站在跟前，要偷他寶貝。真個甚有見識：走上廳，對那怪扯個腿子道：「大王，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，左右爬蹉，磨壞那根金繩，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才好。」老魔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帶，把假妝的行者拴住。換下那條繩子，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。又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一根假幌金繩，雙手送與那怪。那怪只因貪酒，那曾細看，即便收下。這個是大聖騰那弄本事，毫毛又換幌金繩。

得了這件寶貝，急轉身跳出門外，現了原身，高叫：「妖怪！」那把門的小妖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在此呼喝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，說者行孫來了。」那小妖如言報告，老魔大驚道：「拿住孫行者，又怎麼有個行者孫？」二魔道：「哥哥，怕他怎的？寶貝都在我手裡，等我拿那葫蘆出去，把他裝將來。」老魔道：「兄弟仔細。」二魔拿了葫蘆，走出山門，忽看見

與孫行者模樣一般，只是略矮些兒。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孫行者的兄弟，聞說你拿了我家兄，卻來與你尋事的。」二魔道：「是我拿了，鎖在洞中。你今既來，必要索戰。我也不與你交兵，我且叫你一聲，你敢應我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可怕你叫上千聲，我就答應你萬聲！」那魔執了寶貝，跳在空中，把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叫聲：「者行孫。」行者卻不敢答應，心中暗想道：「若是應了，就裝進去哩。」那魔道：「你怎麼不應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有些耳閉，不曾聽見。你高叫。」那怪物又叫聲：「者行孫。」行者在底下掐著指頭算了一算，道：「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，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。真名字可以裝得，鬼名字好道裝不得。」卻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。聽的被他吸進葫蘆去，貼上帖兒。原來那寶貝，那管甚麼名字真假，但綽個應的氣兒，就裝了去也。

大聖到他葫蘆裡，渾然烏黑。把頭往上一頂，那裡頂得動，且是塞得甚緊，卻才心中焦躁道：「當時我在山上遇著那兩個小妖，他曾告訴我說：不拘葫蘆、淨瓶，把人裝在裡面，只消一時三刻，就化為膿了，敢莫化了我麼？」一條心又想著道：「沒事，化不得我。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，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□九日，煉成個金子心肝，銀子肺腑，銅頭鐵背，火眼金睛，那裡一時三刻就化得我？且跟他進去，看他怎的。」

二魔拿入裡面道：「哥哥，拿來了。」老魔道：「拿了誰？」二魔道：「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裡也。」老魔歡喜道：「賢弟，請坐。不要動，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。」行者聽得道：「我這般一個身子，怎麼便搖得響？只除化成稀汁，才搖得響是。等我撒泡溺罷，他若搖得響時，一定揭帖起蓋，我乘空走他娘罷。」又思道，「不好，不好。溺雖可響，只是污了這直裰。等他搖時，我但聚些唾津漱口，稀瀉呼喇的，哄他揭開，老孫再走罷。」大聖作了準備，那怪貪酒不搖。大聖作個法，意思只是哄他來搖，忽然叫道：「天呀！孤拐都化了。」那魔也不搖。大聖又叫道：「娘啊！連腰截骨都化了。」老魔道：「化至腰時，都化盡矣，揭起帖兒看看。」

那大聖聞言，就拔了一根毫毛，叫：「變！」變作個半截的身子，在葫蘆底上。真身卻變做個蟪蛄蟲兒，釘在那葫蘆口邊。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，大聖早已飛出。打個滾，又變做個倚海龍。倚海龍卻是原去請老奶奶的那個小妖，他變了，站在旁邊。那老魔扳著葫蘆口張了一張，見是個半截身子動耽，他也不認真假，慌忙叫：「兄弟，蓋上，蓋上，還不曾化得了哩。」二魔依舊貼上。大聖在傍暗笑道：「不知老孫已在此矣。」

那老魔拿了壺，滿滿的斟了一杯酒，近前雙手遞與二魔道：「賢弟，我與你遞個鍾兒。」二魔道：「兄長，我們已吃了這半會酒，又遞甚鍾？」老魔道：「你拿住唐僧、八戒、沙僧猶可，又索了孫行者，裝了者行孫，如此功勞，該與你多遞幾鍾。」二魔見哥哥恭敬，怎敢不接，但一隻手托著葫蘆，一隻手不敢去接，卻把葫蘆遞與倚海龍，雙手去接杯。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。你看他端葫蘆，慇懃奉侍。二魔接酒吃了，也要回奉一杯。老魔道：「不消回酒，我這裡陪你一杯罷。」兩人只管謙遜。行者頂著葫蘆，眼不轉睛，看他兩個左右傳杯，全無計較，他就把個葫蘆摀入衣袖。拔根毫毛，變個假葫蘆，一樣無二，捧在手中。那魔遞了一會酒，也不看真假，一把接過寶貝。各上席，安然坐下，依然飲酒。孫大聖撒身走過，得了寶貝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饒這魔頭有手段，畢竟葫蘆還姓孫。」

畢竟不知向後怎麼施為，方得救師滅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